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李輯玉

大學衍義卷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熹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

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以下則勇之事也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之

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至於愚而明則擇善之效柔而强則固執之效也

呂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于明柔者可進于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于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葢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

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欲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于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得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葢以自然之理言之天地之間唯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

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事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則大小雖曰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于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

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

有不實矣此中人之心所以雖欲勉于為善而内外隱顯常不免于二致其甚至于詐偽欺罔而卒墮于小人之歸則以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

常人未免于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矣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于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慎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

又曰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

自誠明謂之性也自由 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朱熹曰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

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竝立而爲三也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葢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至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

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也

又曰盡巳之性如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義在兄弟則愛之類巳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如此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做像也

又曰人在天地中間雖止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所能爲者天有所不能爲如天能生物而耕

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漑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必用人爲非贊助而何呂大臨曰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若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贊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天地之化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竝立而爲三

臣按贊化育參天地乃至誠之極功而其本則盡

已之性而已此聖人所以可學而至也其次致曲即學之事臣謂曲猶曲禮之曲葢聖人生知安行不待致曲自能盡性自大賢以下則必於纖微委曲而用其功即前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意顔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致曲之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朱熹曰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中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之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

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文意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猶未免

於間斷則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
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之後以至于未相接續之前
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不異于無有
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
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事之終始也日月
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于無
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
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

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于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葢如此也

臣按此章之義上下皆所當知自人君言之必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修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

事之實者也以是推之餘莫不然是故君子實之

爲貴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臣按君臣父子以至朋友之交此五者天下共由

之路故曰達道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得也故曰達

德道雖人之所共由然非知足以及之則君之當

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强焉或矯飾焉則知出于數術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彊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于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德至於誠則以之爲君必盡君道以之爲

臣必盡臣道處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無不盡其道者漢高帝溺嬖寵而兆人彘之禍以私欲蔽其知也晉武帝違親命而虧介弟之恩以譏賊害其仁也唐太宗於廢承乾立子治之際幾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之於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闕哉其可有一之不出於誠哉以上皆言誠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臣按前章既言三達德此又教人以入德之路也夫智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茍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矣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矣葢好學所以明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恥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知斯三者則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

此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特推之而已爾（此章言智仁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臣按孟子七篇以仁義爲首此造端託始之深意也程頤有曰孔子言仁未嘗無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可謂有功于聖門矣梁惠王一章臣已著之義利篇故不悉錄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臣按仁者心之德心存於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焉是虛至安之宅而託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趨荊棘之塗此聖賢之所深哀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臣按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爲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耳若大舜之聖則明乎物之所以爲物察乎人之所以爲人不待於存而自存蓋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所

謂生知安行從容中道者是也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然未至於舜則所以行仁義者正所當勉也行而久久而熟熟而安則與由而行者亦豈異哉此湯武反之之事有志於學聖人者不可以不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臣按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天子諸侯之子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取之則非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戮及無罪者衆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之者衆矣此不義之甚也然當時之君習於爲此未必知其爲不仁不義也故孟子斥而言之使以不仁爲戒

而所居常在乎仁以不義為戒而所由常在於義如此則大人之事備孟子此言所以救横流之禍全生民之命者其功豈少哉為人君者當味斯言以自警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臣按孟子此章教人以善推其所爲也夫有所不忍有所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有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爲者亦不爲即義也如無欲害人此所謂不忍也私欲一動則不忍者有時而忍矣無欲穿窬此所謂不爲也私欲一動則不爲者有時而爲矣惟能即是心而充之害人之事固所不欲其未至于害人者亦皆不欲仁其可勝用乎穿窬之事固所不爲其未至於穿窬者

亦皆不爲義其可勝用乎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知恥者之所不肯受此所謂羞惡之心也能自此充之則無所往而非義也大抵人之本心無不善者由其以利欲汩之而失其本心故侵尋蹉跌遂流於不善知百步之走則知恥之而五十步則不以爲恥曷若併五十步而無之乎月攘一雞則知恥之歲攘其一則不以爲恥曷若併歲攘而不爲乎知此而後知孟子充之之説以上兼言仁義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臣按此孟子指言仁義知禮樂之實使人知所以用力之地也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葢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爲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

汎汎然非可據之實地矣真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强矯拂之爲則樂之實蓋天下之善未有出於事親從兄之外者苟至於樂則方寸之間油然自有生意敷暢條達自不可已足之所蹈手之所舞亦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然非深玩而實體之其能識此味乎此章兼言仁義智禮樂

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禦止也

朱熹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

臣按仁者我所自有苟欲爲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

斯不智矣不智斯不仁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物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臣按天下之理一而分則殊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若以親親之道施於民則

親踈無以異矣是乃薄其親以仁民之道施于物則貴賤無以異矣是乃薄其民故于親則親之於民則仁之而於物則愛之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異于楊墨也

此章言仁之施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張栻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心和

而氣平德性尊而暴慢遠在家則父子親兄弟睦夫婦義長幼序推之于國而國治施之于天下而天下平無往而不榮也若夫不仁之人咈理而狥欲一身且不自保況其他乎夫人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自處於不仁則以私欲蔽之而昧夫榮辱之幾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

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臣按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億十萬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言爲周之諸侯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膚美也敏速也祼將祭事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臣按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孫子其數以十萬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歟當時

之不然也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强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主也深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臣按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君不之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爲安以

葘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老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于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于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雖然亦僅免于亡而已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吁此豈武帝德宗所及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曠野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獺食魚之獸爲叢敺爵者鸇也鸇鷹類摯鳥雀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臣按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父母于子心誠求之所欲者無不與所惡者無不去君之于民何獨不然當戰國時禽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之歸巳哉水就下獸走壙理之自然非有為而為之也故張栻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敺者也隋

為唐甌者也為人上者其可不鑒于兹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謂使太子申與齊戰為齊所擄也

臣按人之情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是者以貪得之心勝故天理熄滅人欲横流而至

於斯極也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内及外不仁之禍自疎及親斯言盡之矣嗚呼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驅子弟以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之君有以信讒殺子如漢武帝唐明皇者其事雖異其心則同蓋梁惠王貪得故驅之以戰而不卹二君患失故因讒殺之而不復辨皆由私欲之蔽而喪其本心故也孟子之言仁於君道爲尤切故備著于篇云以上專言仁

以上論吾道源流之正二

大學衍義卷十二

大學衍義卷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專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于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别

爲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爲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

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閑者防衛之意）距楊墨（距猶禦也）放淫辭（放驅而遠之也）邪説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臣按孔子既没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馬遷所記自鄒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不害商鞅輩其害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頤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楊氏為我疑于

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
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夫為我之疑於義何也
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
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
愛墨翟於親疎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
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
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専於為

我則昧乎本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大抵正道異端相爲消長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明而姦言邪說得以誣罔民聽塞絶正理正理絶滅不惟禽獸食人人亦將相食此孟子之

所以懼而不容不辯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闢邪說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說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葢必然之勢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一念差則一事壞一目隳則大綱亦從而隳此邪說所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

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既終復謂能言距楊墨者即聖人之徒葢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葢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於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爲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爲縱横之學者也歎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乃

鋸斧鉞之刑橫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其慘
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
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
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傲一時富貴故後
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
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
韓先王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没溺于
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

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詎不信

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寘諸丞弼之地使

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横進張湯杜周

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

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

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司馬遷曰（武帝時人作史記）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

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摭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静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

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蒙莊氏因之莊周也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説則神僊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

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皆晉人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弼魏人晏晉人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為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黄老之稱黄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黄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内耗則

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

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

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

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斁耗生民者則

神僊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辯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

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僊人及不死之

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

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丘崩

漢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為巧發奇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物謂鬼神）而丹砂可化為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

禪則不死黄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黄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廼作畫雲氣車又作甘泉宫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廼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

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手謂所書手跡也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欒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多方略敢爲大言言臣之師曰黄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廼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衞長公主妻之大見寵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掔搤與扼同掔與腕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公孫卿又言黄帝鑄鼎荆山成有龍垂胡髯下

迎黃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不敢入海而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不讎無驗也)上迺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後上東巡

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廼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太山邑名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孫卿言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依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二館名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

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後五年一祀泰山十二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羈縻不絶幾遇其真幾與冀同太始四年上耕於鉅鹿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

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按神僊之説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為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為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為妖妄盡斥

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内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

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臣按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

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爲神僊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僊者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没黄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畢地名文王所葬孔子魯城之北孔子葬處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

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漢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圖書謂讖緯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

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黙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解

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赤伏符者圖讖之名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讖緯者末世之邪説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間葢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

行其簒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剗滅其書以絶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更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謬妄爲甚後之爲正義者復祖焉故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以其害

道故也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

施行之則所益多矣

初明帝顯宗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季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苻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

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正始魏主曹芳年號是時司馬懿專國晏盜曹爽之黨

景元中常道鄉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好言老莊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居喪飲酒無異

平日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放達（未魏　魏禪于晉）

晉武帝太康中王戎爲司徒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澄及阮咸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爲達醉狂裸體不以爲非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未幾惠帝立晉室大亂劉聰石勒遂據中

原

元帝渡江初王導爲政陳頵遺導書曰國家所以傾覆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爲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

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淪仁義游

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清虛使宮廟淪為丘墟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戎乎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死簡文弑頸

臣按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脩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敎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

於無非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

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違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邪爲無邪夫旣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何如耶此

所謂欲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温以爲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夷甫衍字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平叔晏字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宫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葢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

道爲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魏大臣也上書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天下

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妥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為功差易魏主不從未幾崔浩以事坐誅魏主燾亦為其臣所弒

臣按魏燾昏暴之君其為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為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怵於一道士之言以譏妥為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

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為其能書邪至於信讖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為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

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惑于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臣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

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

儀物不必侈懍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

覩儀觀受符契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

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

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靜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

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乃還内

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羮糲

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

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明年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殂

臣按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廝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

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僊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虛無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諸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僊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褰裳而去之庶乎

爲真學佛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簒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侫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卹

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武帝未生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為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豊侯意怏怏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首以內應道導之以犯闕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兩宮兩宮謂帝及太子綱也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湘東王繹鎮江陵不時遣援致景陷都城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

人倫之惡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湘州攻岳陽王詧於襄陽詧譽皆湘東之姪也其後詧引魏兵殺繹於江陵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而不雜於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唐代宗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

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懐恩出門病死二寇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

臣按代宗以報應爲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懔

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強於修德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慚德焉繼世之君克己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治之道不在

修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眞蠱於内楊李賊於外醖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禄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寇設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

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彲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孱主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爲千載之戒哉

唐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僊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絶方士之説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時元和五六年間

元和十三年以山人柳泌爲台州刺史上好神僊詔天下求方士皇甫鏄薦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藥誠得爲彼長吏庶㡬可求上以命泌諫官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

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泌至台
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
送京師皇甫鏄等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
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
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
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餌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僞
可辨矣上怒貶潾為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
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十五年正月暴崩人謂

内侍陳弘志弑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潾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一不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為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英主也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為之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

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
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
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至禹湯文武皆
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
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
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
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

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
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
豈宜令入宫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禍本上大怒
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
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臣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
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古先

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天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朞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邪臣故併著之以爲人主溺意僊佛者之戒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爲民者四士農工賈今之

為民者六（四民之外又有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為夷也又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

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臣按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衛道者故劉其略著於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於孟子沒而不得其傳者亦言其槩而所以相傳者則未之詳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邪曰堯

舜禹湯之中孔子顔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辯而明矣然此數者之中曰中曰仁曰誠皆道之全體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臣嘗論之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所偏倚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不蔽于私欲也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不雜以僞妄也雖所從言者不同而其道則一而已爾虞書言中而

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彼高而溺于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慘覈刻薄者焉有所謂仁欺詭譎誕者焉有所謂誠人主於二者之辯其可不明也哉

以上論異端學術之差

大學衍義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李輯玉

大學衍義卷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者之道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新鐘成殺牲以血塗其隙曰釁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愛財也臣固知王之不

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如百姓所譏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羊小牛大）彼惡知之（惡音汙言民豈知王意）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隱痛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說喜也）詩云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三十斤為一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毫至秋而鋭而不見輿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音旺不為也非不能也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老我之父兄吾幼我之子弟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疾惡也皆欲赴愬於王愬與訴同其若是孰能禦之

臣按五霸桓文爲盛（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之君而霸於諸侯者也）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霸功之志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爲王道甚高而難行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即宣王愛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易牛謂其出於貪吝

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葢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厨者亦以預

養此心而廣爲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悅孟子之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爲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既能爲其所難乃不能爲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說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

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曁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

也發政施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於野寛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所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終不悟也

公孫丑孟子弟子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為卿相行國政也管仲齊桓公相晏子名嬰齊景公相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曾參之孫曰吾子

與子路孰賢（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曾西蹵然（不安貌）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曾參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悦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也（曾則）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音旺）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

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爲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葢子路雖不及有爲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爲之況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當路於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信猶反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

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畧況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廢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反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彊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葢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爲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爲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

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取賂而還其省難於魯若卹鄰也而心則在於覘國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其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

秉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人救邢僖二年城楚丘首止葵丘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世子之位九年諸侯會盟于葵丘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巳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莊十年滅遂十三年降鄣三十年鄣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陽國名齊人偪而遷之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齊師殲于遂傳言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醉而殺之戍則人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

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稱其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於婁林其於晉也未嘗能使之一與會盟葢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僖五年又嘗殺太子

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僖九年）盡其力之所至則可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僖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曰散亂也桓德衰矣）城鄫而不果（僖十六年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狄侵衛又侵鄭（僖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僖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至自會）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

衞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若晉文之譎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不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而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隧焉僖十四年

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於外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弗許是名爲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爲何如哉臣故略叙其事以信孟子之説

荀子曰粹而王粹謂純全也駮而霸駮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駮二字而爲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也葢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非一獨此爲當於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別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曰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然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合宜之理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䘏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

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云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大學衍義卷十四

大學衍義卷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順也時是也庸用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放齊臣名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帝曰吁

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訟可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可爭言不可用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之一也都美也共工方鳩僝功共工官名世是官者亦四凶之一鳩聚也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無事則能言用之則違背也象恭滔天象似也言貌恭而心不然也滔漫也言其中心之惡浩瀚而無極也帝曰咨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也懷包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滔天浩浩大貌滔天言其勢大若漫天也下民其咨咨怨嗟也有能俾乂俾使也言有能使治此水者僉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

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曰於鯀哉於美也鯀崇伯名亦四凶之一帝曰吁咈哉咈甚不然之辭方命圮族方命者逆上之命也圮敗也族類也言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與衆不和傷敗族類也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舉也言舉而試之可以治水乃已勿求其他也帝曰往欽哉帝從衆言令往治水敬其事也九載績用弗成唐虞之時三載一考績九載三考也績功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以十七即天子位時年八十六矣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遜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否德不德也忝辱也曰明明揚側陋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錫帝曰師衆也錫與也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虞

氏舜名也帝曰俞俞然也予聞如何言我亦聞此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瞽子言舜乃瞽者之子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舜後母也嚚義見上象傲象舜異母弟傲驕傲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說見前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以女與人也觀厥刑于二女謂觀其所以刑于家者如何也釐降二女于嬀汭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之内也舜所居之地嬪于虞嬪婦也使為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為婦道也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對又問若釆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

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之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嚚訟於共工知其静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圮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爲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

微有不能以適者此其所以為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狠愎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

知之然猶考之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爲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爲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咸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雖堯帝亦以爲難故先歎而後言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哲智者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慝之意說者謂指共工而言四凶不言鯀者禹爲親者諱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禹曰何問如何謂之九德也皋陶曰寬而栗寬洪而莊栗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而恭愿慤而溫恭亂而敬有治亂之才而能敬擾而毅擾順也順而果毅直而溫正直而溫和簡而廉簡約而有廉隅剛而塞塞實

也剛健而篤實彊而義堅彊而能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顯也久而不變曰常吉猶善也日宣三德宣達也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家謂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事也有邦謂諸侯翕受敷施翕合也九德咸事咸皆也俊乂在官俊賢也有治人之才曰乂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僚以人言工以事言師師謂更相師法惟時言百工之事各得其時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土寄旺於四季庶績其凝庶衆也績功也凝者成而堅定之意

臣按臯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爲要禹謂二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葢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

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凡姦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爲姦邪也苟誠知之如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也臯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葢德者事之

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虛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寛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材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寛至强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説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

有常之士則為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為君子不能常者為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日宣達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祗敬之無或忽慢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下未嘗無才上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澡雪精神以應其

求不然則頹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釆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為大夫六德之為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茍有其一皆當兼收竝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為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

脩則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葢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臯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安所樂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也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為皆有偶合於

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為義邪為利邪若其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為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為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茍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為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饑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

視爲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爲未足而復察之然後人之情僞不得而隱况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爲易乎雖然視也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茍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僞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爲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黨類也觀過斯知仁矣過謂失誤也仁謂本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爲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

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

臣巧於掩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

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予晝寢而言葢予之為人能言而行

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今也

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葢因予而改此失也家語亦

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人高弟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哉猶必觀其行而後誠偽可見况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自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悦嗇夫之對拜為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為絳

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恥言人之過失迄成醇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鄭注皆以應對敏捷悦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訓爲不可易也

子游爲武城宰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武城魯邑名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澹臺姓滅明名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公事如鄉飲鄉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葢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

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謟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異故

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于譽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茍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

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爲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

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爲能察是非之實不

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也令善也鮮少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者堅强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虚僞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僞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爲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

以悅人則其僞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爲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椎鈍木強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爲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言難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嗚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為人君者尤當知之葢人之將為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茍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愧故

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奪於利害故其辭因
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掩也故不知言
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默無
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
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
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
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
其甚不同然後爲真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

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為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心惟已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懷思念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利故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坦平夷也蕩蕩寬廣貌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有自得之意小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爲善惡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覈故難事其情偏私故易說惟其刻覈故用人必責其全

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爲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爲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巳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惟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為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之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其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為天下禍者雖非一端

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爲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則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猶舉主之主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爲人可知觀其舉

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爲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

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葢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

侯皆以爲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爲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臣按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葢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鳯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纎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

人之極既定於内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
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
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
而逃哉臣謂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
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卷十五